

重建文昌閣記

國朝

吳來

淦治儒學東數十武舊有文昌閣戊子燬於寇



屹立榛莽中余筮仕淦巖軍興旁午道經故址未嘗不
愾然嘆其所以致此之故而撫憶昔年之層樓霞起飛
軒雲構則又未嘗不欣然欲追蹤盛事踵事而增華也
課程之餘邑庠諸生毅然以興復舊祠爲請余惟是勤
民者不諱土木顧閭閻朝夕不謀而益以土工之役得
毋敝及憚人乎乃首捐薄俸次議勸輸前列儀門中構
小亭改舊亭爲重樓上祀梓潼帝君下祀關帝後列三

櫺爲住持香火之居壬辰五月鳩工九月告成夫前事
之穀後事之積也已成之資未成之歸也余方一行作
吏簿書鞅掌顧得藉手聿觀厥成者邑庠楊兆泰程希
孟羅星耆民黃得輝實殫厥心力庀材礲石不靳橐裝
共勦茲舉雅宜勒之貞石以風來葉云

舊志

收掩暴骸記

國朝 吳來儀

今上御極之九年

詔郡邑有司收掩暴骸且風勸好施增設義塚以廣

皇仁甚盛舉也余以庚寅夏承乏巖疆顧淦疊罹大兵奇荒

丙戌以來東土蠢動鎮兵援勦死鋒鏑者十之二丁亥
斗米千錢三空四盡死饑饉者十之七重以戊子金王
構禍蕩滌之餘存者僅皮骨難支之衆耳余每出郭門
見白骨纍纍心惻久之私念當此公私匱乏之會卽凜
奉

俞旨多方勸諭疇能出緡粟圭刀仰佐縣官之急乎邑文學
楊兆泰首倡募僧買山之議爲置筭籃丁夫厚之值餼
命東山寺僧始終經紀之東南兵火之區澗曲河邊不
遺餘力起壬辰正月迄癸巳十二月先後所堆積者不

可勝數乃於契買黃貝四之山濬坎者三深廣丈餘陸
續瘞埋而一時文學練顯先邑民黃德輝黃德明陳思
警復慨然出橐金以共襄厥事此皆例應題覆仰候
旌勸者夫死喪原隰野火青燐諸君體奉

綸音力成盛舉積德行惠源廣流長其食報豈有涯涘乎余

獲竣事以報於上其慰藉可勝道哉是爲記

舊志

重修讀書臺記

國朝

祖重光

昔賢有可得而師者方規懿矩亦在乎言亦在乎事踵
美增華異代合轍故往蹟雖湮時寤瞻其盛概典型動

中莫之敢斲此乃志氣之感符有所自同情有所由召
也江州刺史士行陶公未遇時隱釣淦江傳織梭化龍
之兆後人大公之烈奇公之祥尊公之學爰建化梭亭
讀書臺年遐代革荒於荆榛三韓蔡公督撫江省惠民
阜俗蕩寇奠疆之暇凡若名勝咸飭修舉如滕王閣白
鹿書院等處胥命俟而更新之

天子庸功懋績晉公淮門以總漕政上元之吉征車旣駕予
祖道彭湖公引手日讀書臺隸洪州久圯不治耿耿不
能釋懷予捐金以爲諸君倡幸勉成之予因亟訪遺址

披刈草萊襄事者臨江守胡君九戎捕渠君淙海興屯
郭君中都別駕紀君鏞司李施君維翰新淦令潘君崐
摩厲鳩工不踰月而峩峩鼎構焉議者快此舉請鏞石
以示訓屬予一言爲記予思士行當東晉之器王敦蘇
峻陸沉區宇公康濟時艱奠安廟社今蔡公匡又豫章
亦覲金王變後餘孽莽伏悖愾王蘇乃決策折衝次第
殲復十三郡擴清再造兩公之勲伐並昭青史揆考素
履總惟卓識天授偉才性成而淹古綜今博洽邛索典
墳千載如一故能揆方比類疏通知遠上自星緯山川
兵刑農教蔑不修晰貫徹以是文治武功出必有獲蓋
良材不治不爲器盪金璞玉不礱錯不利用功業本乎
性靈性靈成乎學問兩公之建豎碩而且宏其淵源固
有自也予雖不敏而窮經擷史憤悱有年由今言之猶
自悵悵靡及桓公機鑿如魏武忠勤如孔明居恒借陰
倣怠敬小慎微念茲在茲釋茲在茲而蔡公茂烈旂常
駿名竹帛尙且景行往哲每羹墻之覲颺矧予職黍藩
翼民瘼憂危得不聞風興起乎是役也以竣蔡公之命
實深企兩公敦勉之懷更以勸後之登此臺者亶亶繩

繩罔攸倦焉庶有當乎繼往開來之旨矣

舊志

陶桓公讀書臺記

國朝 施閏章

淦城東百華寺側有陶公侃讀書臺其下曰洗墨泉亦以陶公名予按部至淦祭練公子寧祠已迺策駑而登望焉其寺荒寂若無人洗墨泉甃爲井獨其臺爽塏寇山椒左引城郭下俯贛江而背枕東山萬嶺參錯蟠結南接於峽蓋練公之故里也於時巖霜既降霽日斯和叢菊丹楓照耀巖谷水西居人煙火斷續迷離所謂百丈峯者杳不可卽而巍然在望臺之勝以是焉具按陶

公鄱陽人後徙潯陽誌載其母湛爲淦產或偶過外氏遂留讀書耶公嘗運甓投博自言當惜分陰度其執卷陳冊時志未嘗須臾忘天下也卒之奮跡艱難數以偏旅當大寇在軍四十餘年招攜懷遠破滅羣醜節鎮八州拜大將軍劍履上殿而謙退固讓及其引疾遜位歸符節幢蓋於朝以功名終史嘗其擁兵上流常有窺晉之志以析翼之夢而止夫舍其平生行事而以夢掩其大節是孰徵而孰信之哉是說也前人論之詳矣余不必深辯臺東北四百步山谷間爲劉次莊戲魚池隄崩

水涸戲魚臺石刻不存而土人言其魚善鬪絕異常魚
春夏間尚有之嗟乎以練公之忠生於淦邑過其里者
宜無不憑弔若陶公不過偶至其地耳其遺蹟與次莊
石刻同歸蔓草而後人每流連不能已然則其人之碌
碌者雖名園別墅雄踞都會不移時而零落榛莽苟其
賢者無論其生長之故里卽凡偶焉遊憩謫居之所閱
千百年荒陬窮谷其流風遺韻追慕之不衰余登四望
愴乎有奮興焉書以遺後之君子

舊志

重修鄉賢記

國朝 陸 璿

通天地人三才之謂儒而立業有三能不朽者足尙也
以故當世榮稱沒而銘鐘勒鼎克配郊壇之位此固非
鄉國土也而天下且祖而述之矣若夫鄉之崇祀蓋以
尊帝寵懋正學而勸來茲也後賢景仰前徽砥忠孝尙
節義飾文章不愧先喆皆爲媲美矧屬繼體有弗克振
舉者乎淦邑號稱名區山川亭毓發祥者遠理學忠節
代有傳人炳耀史冊與天壤俱不朽地之靈人之傑歟
粵稽唐宋如陳公喬曾公三聘抗節致忠凜凜猶有生
氣焉明初如張美和出處以道練子寧之忠節不羣胡

若思之文行振世陳簡襄之耿介絕俗胡叔廉之廷尉
執法黃仁山之給諫不阿中丞則有朱孟震孫仁撫輯
中外威懾邊陲學憲則有胡子持之衡鑑不爽副使則
有吳達周謨饒思聰張堯文之觀察可式部曹則有胡
雲端胡子泰張珮聶心湯張克文卓犖可風御史則有
胡器謝階忤權而明刑執法郡邑州牧如練伯尙張希
干鳳朱瓚張叔鏜胡應詔耿介清操才猷惠洽非所謂
卓然名區者歟己亥春余筮仕得李臨陽會愚山施先
生藩屏是邦起倣維新其於練忠貞之逸文胡司成之
遺藁旁搜遠紹亥豕帝虎較售廢遺手編繕寫以授子
姪姓之親賢者噫施公與人爲善之意可謂勤矣維夏
余過金川課諸士於明倫堂爰謁鄉賢祠見椽桷傾圮
櫺垣蕭然愴念久之已而愚山先生以檄徵涖淦余復
得侍謁 廟祠爲之俯仰流連屬余各捐貲以爲修葺
倡余曰此璿志也迺進諸賢裔以勸厥成未幾而祠宇
奕然收觀矣胡練諸生於落成之餘徵余言以志不朽
余曰諸先生之節義文章載之史冊者固千古如一日
無以記爲也且聖王制祀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

則祀之諸先生之明禮其克當祀典也審矣余將何以
記之書曰梓材樸斲其塗丹雘言作述之相需也恢而
張之俾不朽之業繩繩勿替是所望於繼體者矣首倡
厥典者郡侯高公培司牧高君榮司鐸方廣裕章成美
率先而董其成者邑孝廉張壽南庠生胡麟兆練顯先
張壽熙饒逢期于世貞黃瑋胡大生聶濡璘饒之屏孫
謀朱思益等後先勲事例得並書

舊志

重修學宮記

國朝 龔 霖

夫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乎學之興廢
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盛時崇本之治
也漢唐以來興替不一迨宋慶歷至和之年而郡邑槩
令設學後皇慶間復以周程諸賢配祀

孔廟而風教益隆蓋深識致治之源而為教化所由出也
是故立學之法導以中和嫻以禮樂理性情也而邪僻
悍厲之氣消飭以綱常申以忠孝敦倫紀也而干犯悖
逆之端泯喻以六經之奧挾以諸子之蘊尊正學也而
浮薄譎誕之風息然則天下何可一時一地無學也今

聖天子重道右文臨雍釋菜升朱子以配饗準十年以加科

德化洋溢邁越古今又時

敕有司修建學宮肅清士習所謂崇本之治規模益宏且遠
歎余膺

簡命衡文江右歷有三試務期士行爲先而士行之敦由於
學校首重之地所過郡縣黌序有整肅者有傾圮者其
整肅也賢守令暨司鐸之功而縉紳多士與有力焉其
或瞻其廟廡不無傾圮也余嘗諄諄勸飭捐俸樂助其
成近有臨郡淦邑重修文廟申文請余壽之碑記余甚
嘉其志也夫淦邑儒學前聞賢令暨廣文紳士捐資修

葺不數年間事也今復山水驟決廟宇幾危而又捐貲
落成良哉司是土者數倡於上又得勳厥事者鼓舞不
倦董之於下謂非是邑諸君之功乎余向視學南康過
匡廬訪鹿洞仰瞻

文廟墻垣剝落風雨標搖不勝躑躅其間思 考亭朱夫

子疏請建學昌明大道嗣後四方來學者實繁有徒流
風餘韻至今猶有存焉而傾圮如是何以試化殷然思
所以修整之近已告成余志稍慰乃不謂淦邑中亦有
同志修整學宮如是者是誠可嘉也噫淦學創自唐貞

新淦縣志卷三
觀間歷今千有餘年英賢輩出代不乏人其涵濡於學
宮者已久今復巍煥其制壯麗其觀將本之既敦其業
必茂繼自今以往化普菁莪戶皆絃誦砥礪名節師法
聖賢文章事業寧有艾耶余故樂記之鐫於石以紀事

云

舊志

重修縣署及建儀門記

國朝周卿

新淦在漢初平中爲南部都尉治領縣十元貞元中陞
爲州以故聽事之堂暨儀門譙樓諸規制高廣宏闊獨
與他邑不侔而城堞四望有鼓樓環城則澹湘章水繞
其右東山中華翼其左從古稱雄鎮云三韓王侯以戊
子夏來宰是邦甫下車而退食之地扉櫺盡撤庖漏荒
涼詢其故則曰俗以長吏既代必取舊舍而悉毀之將
離此而陟崇階故弗留也登堂而飄風驟雨烈日時至
案頭儀門傾側過者惴惴焉惟恐頽瓦朽椽之壓於肩
夜聽更鼓或通宵寂然又詢其故則曰令苦於徵發期
會之煩前後以官爲傳舍且經費無出故弗葺也侯慨
然曰官斯土則淦之事卽吾家之事淦之人卽吾家之
人疏視吾淦人非胞與之仁也因循於淦事非見義之

勇也使朝夕耳目之所習寢處飲食之所托遠近吏民
瞻視之所屬尙遷就苟且以自安遑問四境內田疇何
以闢桑麻何以茂雞犬何以寧哉於是毅然次第修舉
之堂仍以牧愛名存朱考亭手澤也堂之下吏舍翼然
堂之後廣除四檻顏曰問心右有軒顏以嘉會又以餘
力擴旁舍二十餘間儀門則撤而新之譙樓則因而葺
之辛卯修澄江迎春賓暘挹秀四城樓壬辰大水阜民
朝天向明三樓盡汨於洪波乃礮石樹基翬飛矢棘蓋
侯有興作不敢以胼胝將事煩我諸父老子弟更不欲

以材木畚鍤酒醬飯炊之費勤諸閭閻亦既勞止告厥
成事以此知侯謀吾淦之事甚果而待吾淦之人至親
也古之君子或所至灑掃或所過焚香潔地所以淬厲
其身心者無往不然侯忠毅公之季嗣也圭瓚之頌簪
紱之衆世臣名臣端有攸賴八載以來摻守瑩潔如玉
壺之冰而待人以誠養民以恩教士以正馭吏以嚴處
事以斷惟仁且勇彬彬然古稱學優而仕者是也余每
與淦人士羨慕而佩服焉因問記而畧道之以作後來
楷範可也

舊志

重修城隍廟記

國朝楊侃

淦扼章貢襟喉濱江爲治雉堞整齊城之規制備矣西臨大江東南瀝桂湖所謂有隍以衛城者大半因地勢爲險要與他邑之壘土爲隍者異焉要之城與隍皆所以衛民也有功於民則必有神以司之妥神之靈敬神之象設神道之教因以扶掖民之善心懲創民之邪志斯廟之建所不容已歟明隆慶五年淦侯李公樂遷建今廟鄉侍御朱公記之康熙甲子後殿圯邑侯三韓祖公允燮重新之迨目前而苔簷朽桷日就委墜惟是淦俗率以五月爲神誕期闔閭四民各擇曹偶輪日入廟持醪擊鮮醉飽觀劇而散試語以節所費爲葺治資則默然無應者廟之弗飭職是故耳茲戊子夏六月邑侯王公以忠節勲臣之嗣來宰是邦初觀衙宇之凋敝慨然捐貲而一新之每朔望詣廟禮神輒嘆前此勤民者何以諱言土木爰進耆老而諭以修復之宜亟甚盛舉也夫體上天愛養吾民之意而默爲呵護使風雨節寒暑時禦災捍患躋數萬生靈於仁壽神之職也體天子愛養吾民之意而顯爲彰施使禮義立好惡著利興害

除登數萬生靈於衽席宰之職也鄉人士於茲二者均有父母尊親之誼今王侯持心如水治事如衡所居之署既取堂室門署而自爲營繕不以煩吾民若茲廟之修譬之父母燕寢上雨旁風爲人子者置諸弗問每歲誕日徒一當前持醪而擊鮮醉飽而觀劇以爲娛親之分量已盡焉豈理也哉於是侯捐俸以爲倡淦人士隨力而爲之助邑庠鄒勳偕姪國學生乾獨力建儀門而以樓冠其上兩翼丙舍則城內好義樂施之士次第新之而廟遂奕然稱壯觀焉功成而屬余記之以爲後來明理祛惑之一助焉時康乙未嘉平之上浣也

舊志

重修惠政橋及造橋亭記

國朝 楊侃

淦城正南爲向明門潛湘之水自東繞城而西入於江有橋跨水上曰惠政創於宋元祐癸酉蘇長公親題石刻可考也今康熙癸巳大水橋北右趾頽焉僉謂來年泛溢再加衝觸則全橋可慮又謂補治卽完非構亭覆之亦非善後之策是此舉吾淦亟務也邑侯王公加意撫循每念及斯橋尤以萬人利涉亦惠政之一端捐貲倡導修舉仍屬紳士督成之乃邑明經劉君時行王君

鹿賓邑文學鄒君懋功干君步之陽君祖叔慨然捐橐金爲助余上承仁風下揆衆志知斯役之可興而立見其有成矣其間耆老勸首勤敏勦事於是先治西北之頽墩繼甃全橋之石面終建蓋橋之亭屋始於癸巳之秋迄於甲午之春數閱月而功畢趾球石而倍堅梁甃石而如砥架屋左右二十間波映聲飛簷聯鯨甲幾與昭武之文昌盱江之廣濟稱伯仲焉費白金一百七十兩遂使往來稱便以視夫俛浮屠法設黃冠供糜費不貲銷歸無有者不大相逕庭哉其捐貲之多寡姓名則

別勒一石以示來茲時康熙甲午夏四月也

舊志

重修大佛寺碑記

國朝 董謙吉

今之重興寺卽古建興寺也令節習儀俱聚於斯佛像高聳俗呼爲大佛寺鼎定之初一燬於兵燹再撤於風雷有僧性傳募修正殿適奉郡侯王按部於茲賜額重興以誌更新其於天王殿闕焉未構前署篆楊光遠捐貲鼎建未就予丁未奉命來令茲土睹厥坵墟每思傑構緣舊欠補苴力殫心瘁日不暇給癸丑秋淦人士文光正等募建盂蘭大會普利人天甚盛舉也予捐薄俸

先之闕七月乃竣光正等復請予曰侯蒞茲土無利弗興今寺之天王殿未構無以復舊章也願以會中餘貲丐侯之寶帶共勦鼎建予亦欣喜曰此予夙願若等其善成之爰捐助以及衆貲鳩工庀材始於季秋成於仲冬風雨以蔽樸而且堅是役也領其事而任其勞者文光正等其朝夕匪懈捐貲而念切者又驛之劉祖鯨也例得並書至於助之多寡既殊鐫列如次使好善樂施者並垂不朽云

舊志

重修東山寺碑記

國朝王言

我聞古佛出世隱跡深山跣趺樹下不營片瓦立錫以爲祇園地視三千大千俱屬幻相打破琉璃世界而大虛自若也卽五十五路菩薩皆傳舍耳安觀所謂紫金白玉珠宮紺殿之巍巍者乎按佛教自漢明帝始入中土北朝盛於元魏南朝盛自蕭梁煽彼芳風崇尙日衆嗣是莊嚴寶相所在多有然歷千百年劫灰易起鵬落猿啼銷沉於石火電光中者可勝道哉吾邑之有東山寺由來舊矣距城二里許山勢蜿蜒截然高秀遙望長江縹緲如綫孤雲野鶴與帆影相上下左右眺矚城闈

村落炊烟縷縷土田菜畦星羅碁布洋洋乎一大觀也
昔練松月先生讀書於此作待月歌至今誦之而景物
宛然猶令人徘徊不去古有華光禪院創於晉而興於
宋宋之普吉禪師大慧杲禪師俱駐錫焉滄桑以來浩
劫毀殘白露侵大士之衣青苔繡如來之面過焉者傷
之有九達上人者楚之荊州人也行脚至此愛其山水
清幽居然福地願爲此住持於是謀諸邑之紳士善姓
合衆庀材黝堊者丹雘之泥塑者金碧之不踰時而梵
宇飛聲寶幢繽紛矣上人復勤於力作寺之前後四旁
靡不出其胸中之邛壑意匠經營積翠千篁花雨飛也
青松十圍龍鱗長也鑿池狎鷗心地空也築室延賓蓮
社興也架上寶函秦蚪漢篆也積中法物夏鼎周彝也
且鋤雲種月不須托鉢向人引泉治蔬可以克齋作供
上人不亦賢且勞哉余自解組歸里頗耽清靜雖不喜
佞佛而素與上人爲方外交一日上人以寺之重修屬
予爲記余因之有感矣夫寺之成敗興廢相爲循環賴
有一二有心人以維持之卽如寺之西去不里許有讀
書臺臺之畔有戲魚池爲昔賢遺址今則委諸狐兔窟

矣古之人勝迹名區汨沒於寒煙衰草中者多類此曾
無有議而新之者而上人以一瓢一笠卓錫於茲遂發
大願力披荆棘以擴梵王之宮有志者事竟成有如此
寺矣豈佛之靈光陰有以啟之歟抑上人之精誠有以
感乎吾邑之紳士諸善姓也余又聞之四大皆空一切
有色界無色界皆爲易朽之物其有所以不壞者自常
留於天地之間况此木土金碧假合成象其可久乎吾
欲稽首諸佛前而一參之并語九達禪師以爲何如也
舊志

重修東嶽行祠碑記

國朝 文行遠

滄治北五里許形勢穹如有山曰鳳凰具鸞鷟參天之
象上有東嶽祠宋眞宗封禪泰山敕郡縣各立行祠滄
之有行祠自祥符始也北拓跋氏總建五岳於桑乾之
陰李唐各立廟於岳之麓其規模宏麗已什伯千古矣
蓋郡縣嶽廟多有而帝出乎震主生萬物何如也自宋
而元祠廢已鞠爲茂草矣明洪武初稍新之迄宣德四
明嚴少府增修捐俸以超陞萬安令去未竟其工嗣後
屢廢屢興暨甲申鼎革歷滄桑之變又有不可言者矣

康熙庚午宛平施少府來淦慨然不忍於行祠之圯且盡也謁而默告之有志未逮甚望全志者可戮力其商茲舉如是者有年神乃示以夢施少府感而興曰是某一人任也余其敢懈緣商諸妻孥各捐衣服釵釧等物以勦茲盛事自戊寅年桂月朔始至庚辰菊月落成凡殿廡廊房之制無不宏殿墻垣門屏之設無不堅麗牕櫺門戶之遮掩無不具鐘鼓磬祝之製無不備工竣之期施少府既虔拜稽首又率其妻孥端肅而拜益恭推四明嚴君之超擢於萬安則神之所以嘉賚於施少府者亦可斷斷然預爲之卜其吉矣少府名之澤惠遠其別字也有八面受敵之才古稱一石者尙不足以概之值

今上破格掄材其培風而上正不知其何所底止一日走予署而請曰東嶽行祠公其爲我鐫麗牲之石用紀月日予不敢以不文辭爰述其大畧於左而系之以詞詞曰昔游山左蟻旋嶽麓翹首岱宗僅樹其足赫赫東封爵秩穹窿維十殿玉輯瑞雍容鳴珂緝緝佩玉琅琅爰瞻象魏金碧輝煌厥鐘維鱗厥鼓維鼉牲醴式陳載舞載

歌舊志

重修儒學記

國朝 施維翰

開皇庚戌滄始徙邑貞觀庚子滄始葺學南市爲滄繇
來已久與郡治兩江渝水若義宓之在唐虞前而斗樞
之出星辰上也千有餘歲人文代興絃歌俎豆彬彬郁
郁迨建炎紹定元季之壬辰明代之正德迭燬於兵火
而紹興乾道洪永宣德嘉隆之世學宮屹立一仍貞觀
之舊雖基址之遷徙不常而巍煥於縣治之東南者歷
相望也隆替藉於邑長科目之盛視昔差有異焉

今皇上御宇之十有一年甲午歲楚孝昌藩君齡來宰是邑
釋菜之際目擊心傷祝敵無色填箎不叶典之闕也籩
豆不飭像設不嚴禮之衰也雖攢眉時詘寧無跼蹐於
駿奔對越乎遂捐鍰百緡縉紳孝秀及鄉三老趨義樂
輸工甫半歲廟貌巍然工竣屬余爲之記余以刑名佐
郡斷鞿畫糜無能爲工作助茲落成奕奕思樂泮水心
喜而不能已於言也昔者成周盛時天子所都並建四
代之學六卿以下皆北面執經問難以崇其事然後能
師濟盈庭俊乂蒸起以備笈麟網鳳之用滄爲文章節

義之鄉安見後來者之不追先哲耶聞風興起上行則下效之我德如風下應如草鼓舞作興全資民牧潘君以雋才操刀遊刃以葺鬻序是以百里復成周之盛循良續周孔之緒矣非盛舉歟董其役者萬君興倫司訓涂君尙拭邑庠生蕭引鸞楊兆泰程希孟胡麟兆黃長春羅星羅大相段官孫之鳳孫廷珍劄得並書

舊志

橫河口築堤記

國朝 劉學淵

嘗考賈讓治河三策以修築爲下蓋其時河勢自西而東其勢分故惟事修築今之河勢合於淮則功正在於隄防推而一郡之水雖不比黃淮巨浸然以數百里之怒濤又益以春夏之霖潦而僅使方隅受之一決再決泛濫四溢凡瀕河田地悉湮沒而民莫有秋畱心民瘼者所宜視如拯溺矣吾郡四邑皆以水得名前漢地理志注宜春水東至新淦入湖淦邑之橫河口古蹟一帶之水耳加以贛河匯聚而瓜蔓水長波濤一瀉兩涯慮殫爲河清淦喻水田計數萬民居稱是國賦攸存聽其潰決可乎於是告於賢守李公公瞿然曰民患甚大余其遑自暇逸履其地而相度之審高卑度厚薄計長二

十丈闊五六丈高十丈指示畫一絲毫不擾於民由是
度民丕作相與出力爭先築大堤如邛陵然始工於庚
寅十月初告畢於十二月既成水鄉之民霑樂利者不
敢背德將伐石豎碑顏其端曰李公隄屬余爲之記余
曰未也曩者雍正三年亦嘗有事於斯役而贛河乍漲
旋就傾圯由築之不堅遇洪流而棄前功也盍俟諸越
三載雖屢有奔放噴礮而堤足以捍禦之全活者衆贛
河乏袁水之助亦稍減其勢於是復請余曰茲可記矣
憂民之憂裕國之課莫大於盡力民功昔樂天守杭築
堤以捍錢塘陳堯佐守滑州作長堤以禦河決今李公
之堤足與二公媲美記其實俾異日有所稽焉此固其
一端也

聿修堂文稿

重修待月樓碑記

國朝 奚又灝

華光寺後閣之北榮有連薨而屹構者曰待月樓樓何
爲作也壬戌九月日孫生超延余與學博曾君龍君及邑
之紳士佩萸飛觴於東山之禪院乃陟危巔步林麓求
明忠貞練松月先生故居待月樓遺址而故老無能指
而識者喟然曰古之名賢雖風微人往苟得其衣冠聲

欵之所經斷碣殘碑間留題詠輒爲之低徊憑弔慨然想見其爲人晉陶士行之於是地因幼依外家偶焉寄跡耳而上下二千年間若讀書臺若洗墨池遊而歷者咸嘖嘖於綺歲惜陰之勤而追嘆爲致力中原勒勳鍾鼎所自始至如待月樓則松月先生之聚族生長於斯者也讀書養氣練成赤膽忠肝於是乎在一旦捐軀殉國覆巢毀卵室廬塋墓蕩爲榛墟後之人欲求其片碣寸垣以識感久已靡有孑遺矣忠良誅夷之禍一至此哉相與歔歔久之而從遊之士請曰公去今幾四百年矣而忠義之氣凜凜猶在人心寺之北隅地壇以爽建樓三楹以追遺跡以寄慕思可乎余曰是役也攬山川之勝壯都邑之觀且令後之學者得所尊崇以增益其志氣一舉而三善備焉矣爰捐俸以爲之倡而邑中紳士競勸輸鏹卽於仲冬月庀材鳩工董君繩舒鄧君大滋董其役不五旬而樓翼然綺牕曲檻維備繚以圍墻升以石級工旣竣而請名仍以待月顏之表建樓本志也當公之靖忠報節於故主也刀鋸鼎鑊甘之如飴不有髮膚不有肢體不有其妻子族屬而何有於區區一

樓之存亡然人情無所觀感而氣靡有所觸發而志抗存是樓而後進之藏修息游其中者瞻几筵仰榱桷恍若公之神明臨我質我而典型我者於以讀書養氣卓然思爲經常名教不可少之人心公之心學公之學頑廉懦立勉勉於三不朽之盛烈於樓之成實先導之則斯樓也爲松月先生所輕若鴻毛而不必有而景仰先生者直等之賢官泮壁之陶冶人材而不可不有者也豈止憑欄俯檻挹江山眺城市遊目騁懷爲梵王官增一鉅麗之觀而已哉

舊志

重修臨江會館記

國朝 劉世寧

余讀館中前後兩記未嘗不歎吾臨會館之廢興事在人爲也方

國初時豪右駸蠶食幾至失業幸得熊公耐茶呈控當事克復故址厥後庭堂門閤次第振新者王公愼夫楊公嗣姬諸先輩力也是爲臨之舊館既又慮房屋湫隘瓦屋數椽不足以敷栖止適館之對面有廬一廡出售會王公曉園官祠部亟致書於楊晏兩撫軍厚集多金玉成其事是爲臨之新館於時臨之人額首稱慶謂自今

以往計偕者謁選者于于然來無復有人滿居隘之憂
矣然而歲月易徂土木不耐昔之軒昂而慶輪奐者一
轉瞬而傾圯踵至適曉園侍御養齋農部皆已先後出
都獨余與今編修培山目擊摧殘惻然動念爰聚郡人
而告之曰會館之不振誠我輩之責也顧念斯館自先
明沿畱至今年代既久椽棟桷桷多半不可收拾今但
彌縫補苴徒飾耳目恐朝榮而夕悴可奈何夫調琴瑟
者貴改弦而更張之盍舍其舊而新是圖乎僉曰善隨
將改繕情形稟商清江夫子楊勤愨公而公亦大以爲
然既已出資首倡又分屬同時守令鹽場在官諸君子
釀金勸助余亦勉爲捐辦一二以趨事赴功於是鳩工
飭材樸斲而丹雘之刻期歲事凡費白鏹四百兩有奇
而先是館之左側有屋八間其主人願市諸館遂捐攢
三百五十金購置互有牽連依若唇齒適與新館對宇
望衡新者新而舊者亦新於是臨之人亦復額手稱慶
如初咸謂今日之氣象規模視疇昔有過之無不及也
昔清江夫子有言巍煥而光大之尙有待於後起君子
余不敏詎敢云仰起師望顧斯舉也經營拮据不可謂

不殫厥心力倘後之人胥能以清江夫子之心爲心吾
知巍煥光大之觀正未有艾余又當拭目俟之矣

據冊
新編

半塘記

國朝
朱一深

書院之左有練氏塘寬廣約畝許其族人以其半售之
書院或曰全得之不美乎余曰毋相強也書院據城南
之勝面峙秀峯而又有秀溪之水繞其前山水之美備
矣斯塘也得之可不得亦可得其半亦可安在其全也
夫事亦何全之有余於書院圖其始將圖其終而遽以
憂去造物之不欲其全也有如爾矣又何有於塘乎雖
然斯塘也既得其半可於半之中得其半之趣爲小門
以通出入聊以供知者之所好卽半焉可矣安在其全
也是爲記

金川書院志

遊東山寺待月樓記

國朝
譚尙書

予讀明史新淦練中丞殉難事慨慕咨嗟不能自已今
秋九月司訓是邦闔邑乘知公世居東山之麓少日讀
書山寺夜深興到作待月歌以示同志後人仰止高山
建待月樓於其旁迄今巋然猶存欲遊未果適公之裔

孫秋軒

名雲鴈
郡廩生

授徒寺中來邀涂君

名士珽新
城拔貢

與予飲

遂偕陳生鏡川出小東門從容散步過桂湖湖水已涸
遠眺鳳凰山何狀元之故居慨歎久之復前行隴麥青
綠山邊一寺曰在乎庵有小沼爲宋劉次莊御史戲魚
池又半里許長松夾路則東山寺在焉拾級而上棟宇
宏敞左室有井清冽異常俗傳其水由地中潛行通城
頭文昌塔下事或有之登觀音堂地益高折而右則待
月樓樓高數丈深廣如之壁上大書待月歌筆力道健
爲七十六叟明經董悔齋書倚欄前望青山矗立嵐煙
數里左右峯巒拱揖林木蔽虧樓下有廳前令范公聯
云三年宦蹟東山寺滿眼詩情待月樓味乎其言之也
俄相攜而下入別室秋軒揖客坐酒間道邑縉紳士議
倡修公祠皆歡欣鼓舞無少吝將與待月樓彼此相輝
予聞而喜甚連舉大白頽然醉也薄暮歸署涂同寅語
予曰今日之遊樂矣不可無記夜闌剪燭遂舉所見書
之

春草堂文集

新修城頭文昌塔記

國朝 張濤

章貢東南來歷十八灘之嶮巖容與乎鷺洲滌洞乎字
水逶迤而滙於滄天水相涵浩曠無際其淵渟瀦蓄勢

不至於直瀉則恃有城頭九龜山之屹然爲砥柱也山距城西北五里許闐然奔赴於水澹若虎豹蹲而將飲焉者昔人置塔於其巔以作鎮中流爲滄城拱衛而說者謂人文盛衰視於塔之興廢理或然歟然予考滄之人材抗志如陳子喬殉節如練中丞敢言如黃給諫博雅如曾得之調燮如金文靖邊功如陳簡襄未易更僕數何其盛也謂非山川秀氣磅礴鬱積鍾而爲傑歟抑亦茲塔之聳峙於山川間有以大發其靈異也塔廢久矣士大夫有志修葺往往憚經營乏費用舊制殆不可

復嘉慶三年戊午秋趙益堂明府以廉明宰是邑政修人和加意文教亟謀所以新之適劉戶部幹齋先生致仕里居出而集紳耆勸輸擇邑中公正老成董其事飭工庀材越五年庚申七月乃告蒞焉歷時兩載計高十有一丈植土拔地礩石干雲裊然若神虬矯首天風浩浩勢騫騰而不可畔援也巍乎與玉筍閣皂百丈諸峯拱揖於前後左右崒嶽而不可攀陟也自巔以下綿纏數百里之形勝悉薈萃於斯爲之殿奔以蓄其氣俯仰縈帶基崇而址厚是固由邑之人士趨事赴功而非有

倡之者亦安能率觀厥成哉然則多士於此可勃然興矣方今

聖人御宇文治日隆淫以文獻名區節義文章風流未泯苟毅然蘄至古人敦品積學以應作人之化何難有志竟成彼謂地氣足以限人形家者言耳詎可以囿豪傑之志况賢令尹鄉先生復能修舉廢墜以培地脉而昌文運如此其勤且至也則尤當淬勵奮興無誘於勢利無移於習俗儲有用之才以無負作者之意豈不休歟余與邵君秀堂司鐸於茲方期庠序間經明行修蔚爲國華繼往哲而開來學願多士勗之余且拭目而觀人文之盛也

見滄文抄

重修百華寺記

國朝寶心傳

與諸父老別二十年矣宦轍南北山川間之乃有不遠數千里訪舊宰於鐵嶺之外者則宰之不能忘情於淦土又何如也憶余治淦之明年歲癸亥大旱淦之耆老謂取墨池水供元冥之神召比邛誦法華經如來出世大雲佈雨無不需潤余笑頷之集僚佐禱百華寺甘澤果應頗獲有秋因攬其週垣考其興廢寺門額爲

國朝施參議愚山先生所書重修葺者中爲望江樓樓之
左爲陶桓公惜陰書院院側有阜隆起爲讀書臺下有
池清澈鑿毛髮未嘗墨也俯仰陳迹感慨久之且以愚
山先生修葺於前踵其事者宰之職也適以卸篆不果
嘉慶丁丑余官奉天滄人周生世錫來詢及近狀言寺
燬於火獨力新之望江樓視昔加宏壯奉佛亦奉陶公
惜陰書院可漸舉也余爲之色飛神旺如見古人嗟乎
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周生發望古之遙情摠懷舊之雅
意非所謂獨立自持不同流俗者耶余雖不獲與邑士

大夫登樓以樂其成然寤寐之間未嘗一日忘滄也是
爲記 據冊新編

重修金川書院記

國朝 壽星保

古者無一民不學二十五家爲閭閻有兩塾上老坐右
塾爲右師庶老坐左塾爲左師察其長幼揖遜之序入
學出學有時立教於家塾者已如此至五百家爲黨黨
有庠士庶之入大學者在焉二千五百家爲州州有序
鄉大夫之子及庶人之子由庠升者入焉端嚮化示範
圍古今來舉之莫敢廢書院盛於南宋有同志者晤言

一室命駕千里矻矻孜孜師友淵源尙已厥後興廢不一省郡州縣書院皆屬於官爲之師者皆由請謁游揚而致歲橐束脩以行無所謂書冊琴瑟也卽有設臯比嚴課程禮聘名師慎簡監院萃英材以羣之或馳競聲氣鬻宇鬼瑣於身心之學無當焉是又書院之弊也新淦治南凝秀書院創於乾隆辛巳前邑侯朱爲之倡迄今六十餘年瓦落魚鱗壁如龜肋幾有露處之虞夫書院爲教育人才之地士習文風所由興也一旦廢莫敢舉豈惟當事之責亦都人士之憾也余繫懷久之乃於嘉慶壬申夏捐俸集紳士議修祠調署南豐今甲戌春仍回新淦而書院已落成周覽垣墉敦象乎良也登陟堂廡明取諸離也由是同人於門觀光於

國恭際

聖天子壽考作人之盛士習文風蒸蒸日上豈不偉歟因願前署縣何公炳請於上仿南昌東湖書院例歲以鄉先生膺講席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視彼虛糜館穀無益於身心者不更實而有徵耶酌議條規以垂久遠更名金川書院興賢育才可與昔之高峯惜陰書院媲美

而於鄉國學立法遺意亦不悖焉予因樂觀厥成而爲
之記 據册新編

議請本地山長章程

各直省府廳州縣書院原爲作育地方人材而設山長
應延請本地品學兼優經明行修之士長年在學使生
童朝夕觀摩執經問難有所適從滄邑前有凝秀書院
多係

本道各憲札薦別處山長每至春夏之交啟館一兩月
卽支一年俸金而去致令有名無實嗣以書院傾圮而

山長俸金亦年年應付無遺嘉慶十九年邑首士勸捐
興復仍名金川書院經合邑紳士會議只延本地山長
稟經署候何公名炳轉稟

上憲批允飭遵道光三年又奉

中丞程公名令章捐廉百金發與各府縣書院首倡仍示
諭紳衿富戶等勸爲增添膏火養育人材并通行各屬
務須延請本地山長不煩各上司主薦別處之人而滄
邑自延本地山長以來互相砥礪語音諧悉講論通曉
學業較前差勝但本地山長又當定一延請章程庶不

致有爭競因而秉公酌議查鄉紳位分原有大小應以
鼎甲翰林部曹進士舉人以及恩拔副歲優五貢各項
爲定論先儘位尊及科分名次在前者延請除在京在
外服官以及公車北上畱京肄業并有在家而不願就
者不請外其餘俱照位分挨次延請前一名不就卽請
後一名不得紊亂倘排論位分科分名次之中如有年
老目疾耳聾不能講解經書鑒衡詩文者一概不請不
得拘泥致荒生童學業如此永爲定規以志不朽

據案
新編

重修茱萸岡雷神祠記

國朝 鄧暉

淦東五里許有雷神祠傾圮僅存瓦礫因密邇予族族
人協力新之屬爲記予曰淦東之有雷神祠也實一邑
之鎮新其規而崇乃祀則近壤居民與有厚蔭焉不知
斯祠之兆也幾何年傾也幾何年故老傳聞未云考信
乃步山巔果得前明洪武間甃路碑石云曩時某道人
者飛錫至此因名曰茱萸岡又云古有石牛爲崇緣
作祠鎮壓之縣志則云此山舊產茱萸故名初未言雷
祠所目也大抵兩間正氣所儲苟於民有裨益無論作
福作威類皆爲之生其感甫刑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

蓋言福以威濟也維雷疾動萬物乘時布德除害與利
爲尤彰象之豐以折獄致刑象之噬嗑以明罰赦法茲
祠越數百年羣相率於頽垣碎瓦中與爲拜謁與爲禱
祀好善諸君歡欣鼓舞解囊而新之亦可見正氣之感
忘其爲威併忘其爲福矣繫辭曰震爲雷震於位爲東
方况巉巖聳拔中攢遠岫尤木德之所鍾者地昭其勝
神顯其靈綏茲享祀永鎮吉南必厚蔭於近壤矣山環
水繞煙雨晦明爲詩情爲畫意又登斯境者各爲領取
也奚用予說

據册新編

新建義學碑記

國朝 馬翊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是前此皆在小學中也小學者蒙
養之事也故爲治者欲化民成俗登進禮讓道莫先於
蒙養蒙養豫於以成材也無難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禮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記又曰十有
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皆蒙養事也淫
固文獻區也數十年來罹兵燹者再罹水旱者再絃誦
之聲惇龐之俗亦稍凌彝矣無他蒙養未豫而小學之
義不明也壬申春余奉

命尹茲土甫下車卽從司鐸之請捐修學宮俾諸生講肄有地此卽大學之教也獨念非弁者流不豫教則性易移性易移則功利早中乎其心後雖欲舉而入於大學告以修己治人之術身心性命之微終扞格而難入然則小學之教可勿亟亟講哉余竊不自揆欲倣古家塾黨庠之制以教邑中童子城中苦無隙地是歲冬杪始購民房一所加以黜陟設爲義學選陳子士弼爲之師月給餼資俾司課事旣竣報之郡守李公暨學使王公皆蒙批答踰年諸童子頗嫻應對習灑掃彬彬然有禮

讓風噫此豈非希賢之基而材所由成也與陳子士弼以其教行而有徵也請余言以志不朽余曰教化之事有司者職應爾也安用記爲士弼曰不然淫舊無義學有之自公始不記則無以示後且賢牧宰欲踵而修之其道蔑由余遂諾而記之繫之以銘銘曰大道維昭載之六藝少而習焉心乃罔蔽凡百小子慎爾威儀勿隣於傲勿卽於嬉伊余寡昧忝茲司牧相厥攸居以養以育循循善誘惟師之良遐邇胥附濟濟升堂堂兮孔與日衆爰止規模草創實逼處此恢而張之待我後來尙

慎栽培成我賢材

舊志

改建文昌宮記

國朝 曹人傑

皇上御極六年發帑

命有司春秋用大牢祀

文昌宮其典隆矣余於丁丑秋攝篆新淦下車後同僚屬詣

舊宮地窪路隘棟宇摧折跪拜於頽垣荒址間褻越若

斯予謂宜亟建也時教諭邵公孟遴訓導賴公欽之備

述今歲仲春前署任董公瀾訪詢邑修

文廟改建明倫堂於東各首事僉曰形家者言

文昌位建煞方於風水不利

文廟左有空地或可相陰陽度向背乎業經董公立簿責成

前局首事協力勸捐定議改建於

文廟之左適董公於開工未久旋即卸篆余聞而嘉之復勸

勳首事矢公矢慎毋少停畱五閱月而工成瞻仰制度

前臺後殿廊廡整齊階墀清潔中祀

文昌上列魁星層樓傑閣斗轉星移而蒞事亦得以拜跪維

虔矣士子讀書顯名必奉孝友爲楷模本文章爲典則

其敬謹當何如耶書曰惠迪吉又曰作善降之百祥其

與存心錫福之訓不可互相發明哉儒者不言報施而

幽明一理默爲感通此亦事幾之所必致者斯官也位乎震有出生之機嚮乎離著文明之象虎變龍光可預卜矣惟厥工甚鉅在在需人經理乃於數年興修各工鄉城首士內僉舉周廷諤楊文炳孫典貽鄧臨陽張銘張拔元段聯珠鄧思賢于學桂王之偉鄒學正始終督辦不遺餘力因記其改建之由與落成之功以示來茲云 據册新編

臨江義門劉氏高真觀記

鄒誨球 改編
入明

古帝王膺天命而主萬國名山勝境建立道場每遣官致祭以答神庥昭祀典也淦之東郭義門劉氏祖仲開慕神仙捐山立殿曰高真其神顯於宋大中祥符間御賜敕封元季兵圯逮宣德間仲開之裔孟顏相與剪荆棘畚砂礫重修前後廡殿東閣西祠召羽士何冲大居之正統甲子孟顏之子同政姪廣傳希佩希洪又邀其族之析居清江中坡樟鎮淦城東瀾源坪上堆上塘穆廬山梘田何家坊者塑立三清像羽士何曰靜鄒正隱李清隱請爲文刻諸石以垂久遠劉氏以孝義傳家隋唐以來世德相承代有顯仕所創寺觀三十餘所置田

園以給羽緇之流可謂雅尙清修矣如茲觀宇彌羅寶像金碧輝煌鐘鼓鏗鏘甲於鄰境爲山靈之儀表起士庶之觀瞻將古人所謂仙真洞府不在蓬萊三島而在於高真觀矣是爲記

據冊新編

耐冷齋記

國朝張濤

廣文官之冷者也蓋居是職者多寒素之儒而所與講論往還不過門下二三寒畯士又學舍之地常僻故庭戶閒然人益疎而遠之不啻冬嚴氣寒之不可近宜相率而日以冷也以負才抗志者爲之往往不足盡所長

而紓其願則抑鬱無聊憤然而謂冷不可耐者有之嗚呼其亦未之思耳夫附熱畏冷人情類然顧天不能有春而無夏時不能有燠而無寒冷固氣運自然無可避者非惟不可避也并不宜雜以畏夫畏冷者自窘之狀與可憐之色徒貽誚於人而無益於己君子恥之况天地之氣化終始相循惟斂之密者愈固而蓄之久者彌厚彼萬物應候而生發榮滋長莫不極一時之觀美而非冬令之嚴肅以斂之寒氣之凝聚以畜之則極盛不可以復繼然則物將生而先試之冷也是大造之所以

愛萬物也特其凜冽難堪當堅以承之忍以待之斯不負培養之意而或畏而避焉則亦弗思甚矣余以嘉慶庚申五月官淦之司訓始至則舍宇北多庭下草深尺餘塵坳瓦礫積於室之內外者動與履觸而諸生屏迹終日鍵關凜凜乎氣象之冷難以久居也因顏所居之齋曰耐冷蓋深恐昔年習氣未盡不免流爲熱中亟思有以去其思之紛與其念之妄而無怠職守也是在耐之而已則謂耐之一語爲冷官揭一字之箴也可雖然余之來此自夏及秋每苦庭院湫隘炎威逼人殊覺熱不可耐而官之冷自若也夫惟無附乎熱也斯可無畏乎冷也已見滄文抄

耐冷齋後記

國朝張濤

余爲耐冷齋記既成客有疑而問余者曰先生之云其真樂於此耶余曰否否士君子束髮受書養之以賢父兄輔之以名師友冀其德業學問之成立豈爲一身計榮顯哉是故士之用於世也其上則垂紳正笏佐天子行政出令於朝端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其次則專節鉞擁旌旄討頑梗之不庭俾授首師中獻俘闕

下誅暴亂以致太平其次則珥筆螭頭以文章報國鋪張揚厲光簡冊而垂奕葉又其次則一麾出守百里建侯操生殺予奪之權除害興利亦足爲一方生民立命而無忝於經濟若夫廣文所屬不過青衿若而人其在文物之地尙可本其所學誘掖獎勸培養人才而多士亦樂與之游以圖進取否則視師儒若虛設等學校爲畏途令之不從招之不至雖有善者亦束手無策且爲廣文者往往失之疲茶不克自振徒爲後生所訕笑以視得志於時而爲所得爲者相去難以尺寸計余向也

未嘗不期於有爲也余胡爲而樂乎此也曰先生究不樂乎此耶余又曰否否國家設官分職無尊卑大小莫不有所事事用以試其才能而考其殿最廣文秩雖卑而學校之設關係於風教士習者甚大果使郡邑得人其以致大同之化也何有况幸際

昌期崇尙儒術不以廣文例諸簿尉之班而優之以上游接見之禮又復無簿書期會之擾其心思無桁楊箠楚之屬於耳目無風塵之奔走勞其筋骨惟日與諸生論道德較文藝優游歲月雖或不足於食而詩書弦誦自

有至樂且夫余之官於此也闢除蕪穢培護菁英若汗俗之舊染俾氣象之聿更祿薄可以迎養舌在可以代耕居是齋也安分自足轉若甚適於性情是故雨以冷而澤月以冷而瑩石露骨而冷以峭水絕滓而冷以清至於菊英吐霜梅蕊傲雪香以冷而遲也草茁新翠樹蟠老蒼色以冷而滋也鳥哢早暄蟬噪晚霽韻以冷而奇也若夫菜甲坼碧以含露菽乳削白而凝脂甘冷味其如飴也書卷狼藉而蠹走墨瀦淋漓而雲噓得冷趣其欲癡也是皆足以寫天機之流暢屏外念之紛馳則俯仰其間心凝神釋又焉往而不宜以余之固陋非有過人之資與卓然可用之才也昔孔子嘗爲乘田委吏矣而柳下亦嘗爲士師而不辭顧余何人抗顏爲師方自愧之不暇而奚用鬱鬱者爲夫余亦胡爲而不樂乎此也客於是矚眙久之作而言曰先生心忘乎其官官忘乎其冷超乎樂與不樂之迹而別有會心先生之所謂耐者其在是乎余乃謹謝曰是則然矣而余未能也夫余之嘒嘒爲子辯也是猶未忘乎冷之見而有心於耐也客唯唯而退錄之以告夫疑之未釋者

見滄文抄

保赤宮記

國朝 張如麟

天地好生篤產異人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創放苗種痘之法十二日而功畢嬰兒危險之症自是乃獲更生之路實仲景書所未備也廖君柏堂建保赤宮以祀痘神崇德報功云爾世或以恐懼之心溢爲禍福之說豈柏堂意哉祠在城南里許經始於乾隆丙戌四月告竣規制宏敞有亭有臺左位袁公右奉藥玉面皂嶺引石橋背倚長江一勝概也僉議紀其事於石柏堂歉然曰好善人之同心也必著其善必揜其不善矣余聞其言而

瞿然曰有是哉君之明也君之誠也可質鬼神矣不可
以不記 據冊新編

重建痘神廟碑記

國朝 宋 庚

行莫庸於孝弟事莫誕於鬼神然而孝弟之道能格鬼神其行庸其效奇也鬼神之靈必佑孝弟其事誕其理正也干君學桂以孝友名族黨間幼年失怙弟學松甫弱齡母氏尤愛憐之適病痘危甚醫相視瞠也干君聞厥弟呻吟則涕零見母氏憂勞則又涕零禱於神曰弟其罔害當葺神宇以報越三日危症果平不踰旬而痂

僉曰神之靈昭昭也爰鳩工庀材樸斲而丹雘之肖神像於中堂以時報賽焉凡費千餘金經始於嘉慶十六年之秋閱五月而工竣廟之廢而復舉于君之力也今夫死生命也修短數也謂鬼神能禍福人竟舉夫人之命與數而操縱之惟已此婦豎之見求福田利益者之妄說耳明理者竊笑之且聰明正直之謂神要之以宮室之美是有挾而求也有挾而求人之自立者不受而何況於神然而于君之一禱立應也何以故傳曰天道遠人道邇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幽明一理也

幽明之理之相與感召一誠也孝友理之至當不易者也以孝友之心請命於神而求弟之速愈以慰親之隱憂又誠之至極無加者也理與誠交致未有不此動彼應捷於影響者於立廟乎何有然則立廟非與曰禮有之祭有所焉有報焉有由弭焉于君之有是舉也亦猶行古之道也夫抑吾思之一邑之大吾民之天扎疵癘者歲不知其幾何于君邀神之貺佑其弟以慰其親而司牧者或不能積誠求之心保吾民良用作愧矣因記其事以勸孝弟且以自勉云

據册新編

捐修石路碑記

國朝 陳許熊

自樓前抵淦城東計五里許雖無高山間隔然坡陀上下未能弦直掌平也時值春冬宿雨溼泥積雪消釋耕稼之夫負擔之人未有不愀然欲歌行路難者樓前鄧公介浦惻然念之謂此非砌石不可而功程浩大咄嗟難圖以故及耄始謀從事功未就而公已逝其後玉堂兄弟力繼先志彬士昆季接踵爲之蓋歷三世乃克觀厥成其艱可知矣考當日用石若干經始於嘉慶戊辰竣功於乙亥石皆購之星邑連舸運載曠日持久中間

不無作輟故八年而後定也所費約四千金皆介浦公子若孫成之而皆歸之於介浦公者則概以爲馥蘭堂興修而已吾於是歎斯役之不朽也昔白公築隄隄號白公蘇公作堰堰名蘇公今也修數百年未修之路快千萬人共快之心熙來穰往履康莊遵坦蕩則斯路也不當謂之鄧公路哉遂爲之記

據冊新編

凝秀書院記

國朝 朱一深

淦舊有書院四首高峯金川次之惜陰金水又次之厥後金水一區改建常平倉金川易爲練公祠所謂高峯

惜陰者荒廢殆百年矣已卯夏余甫下車簿書鞅掌未及也既而咨諸紳士羅生人龍放生文李生忠立咸曰自書院廢人文漸替願捐金爲多士倡自是陳千戎洪聲劉生翼基兄弟里民杜一鳳杜超羣咸捐金以請今春孝廉廖君峻以其別業暫爲書院聘饒藍潛學博移鐸以兼山長來遊者二十餘人文生大謨復冠多士二月余偶過城南見破宅二區知爲練陳二氏待售物陳需價百六十金練需價百金如其價售之房之東李氏地北歐氏園東北爲吳恒生廢屋以八十金皆售之計

寬七丈二尺長二十餘丈值廖君來謁語及之日興書院以儲人材盛舉也敢不力任其事得羅敖李陳佐之當藉手以報命四月念七日興工前爲門二重縱二丈橫三丈八尺旁爲房各一司閤者居之其二房之側各作厨屋一間越墀二丈許建一講堂深廣二丈八尺高三丈其上爲樓可高登遠望廖君善度材區畫曲盡其制一磚一瓦一木一石靡不悉心經理自朝至日昃饗餐皆不暇羅敖李陳四君亦時往來工所指揮工匠又得縣尉馮君大榮稽察勤惰無弗聽命者五月十三上

梁日天宇澄霽薰風披拂觀者如堵欣相慶曰我邑今日復有書院矣有歐陽王氏者嫠婦也謂其子璋廷曰邑父母爲吾湮建書院吾藏八百金盍輸之嗟乎湮固多義士顧不意於巾幗中得之也六月頭門成講堂漸備東西各作廊房九又於講堂後建一堂中正屋寬二丈二尺左房六右房四高二丈七尺雅與講堂稱也廖君恐肄業者衆言於余於正北後地爲屋九間復於西廊左作廚房三間合前宇五十二間以次拓克尙有餘基數丈八月十二日落成余往觀之喜其規制之善踞

地之佳南望秀嶺列嶂如屏俯瞰秀溪縈流如帶人得山水之秀必益鍾其傑也因顏之曰凝秀書院余謁郡伯婁公公錫以堂額曰居仁由義夫居仁由義大人之事郡伯旣以爲治之道教余又以大人之事望諸生意蓋渥矣羅敖李陳諸君同心向義獲廖君力任其事從此敬業樂羣讀書其中豈非吾黨之居肆歟因爲總其經營之歲月始末堂室之尺度多寡與夫捐輸者某董事者某并而記之

凝秀書院志

思愆堂記

國朝

劉則熙

淦之爲鄉七大河中界以其水分東西巖壑林麓平衍
寥廓之形不相類而風俗之馴謹桀傲亦與爲因官斯
土者少見功而多見過民莫自知其辜也江寧修圃汪
公以儒臣來尹茲土仁佑而殘除賢親而倭斥治化翔
洽與世休明

天子大臣咸悉其勞公不自慊曰臣所謂寡過未能者也署
中東偏舊有庖室數楹煙塵湫隘欹斜弗理公以信孚
多暇就其間列屋爲堂以爲燕居寢息之地而其名則
曰思愆斬其卉植不爲物蔽撤其屏墉予人共見中通

四達曠如也吾謂人性之不甚殊也方吾民之因仍舊
染重煩長上將親而弗愛長而弗敬可乎吾儕何弗思
也民不自思而公思之吾其如公何得不敬而畏慚而
奮也哉非學大人之學自新新民其孰能如斯公諱波
字千頃雍正五年進士每公退焚香澄懷默坐有投刺
求見者則門吏必從容謝曰客且去主適有所思

新編

據冊

重修惠政橋記

國朝 王雲煥

治南爲往來四達之衢列肆而居刻日爲市布帛菽粟

竹木陶冶諸物胥聚於是溪流縈帶東南諸水交會之處長橋橫亘創自宋代張尹名曰惠政 國朝康熙甲午重修葺之復遭衝決三拱僅存其一春夏水漲迅駛不可方舟行人咸興望洋之歎廖君柏堂心維久之歲壬午沿岸倍加海礮水勢殺而橋墩乃固鑿山輦石必厚必堅砥之平而琢之方排比鱗砌中邊罅縫灌以灰油鉤匝連綴上覆陶瓦始事於乾隆乙未秋凡四閱月而工竣廖君馳書囑余爲之記余以桑梓受庇人之德君我豈異情夫工役之興患於無其勢患於非其人有其人矣有其勢矣而又值秋水方落之時積年保固之力宜其舉重若輕計日奏績也樂善之忱人情不甚相遠度量相越廖君之才德殆不可及哉遂忘其固陋不禁有言也是爲記 據冊新編

新淦縣學田記

國朝 賴欽之

新淦之有學田也考舊志始於萬歷四十一年由署縣峽令明時舉同學師李常鮮捐俸買郭宏甫田七十畝零五分六釐土名長岡壠後周侯文先王侯立穀復捐俸增買張鑛田四十七畝零孫應田五畝零土名蘆岡

并歷山內庄屋一所山一片小橋腦地三畝五分册名
常學一照練祠優免共一百二十五畝零在學收租其
孫應之田五畝零學博楊追價五兩修文昌閣訖原
田給還孫應於崇正七年本府推官田給價三十兩牒
縣買學田歲賑貧士令劉拯增價一十五兩共四十五
兩買黃曾田二十畝租四十石零庄屋耕牛坐落觀田
崇正九年令劉拯捐俸五十兩買寒水沈田存學按邑
紳聶諱心湯記畧云明興會典詔郡邑建置學田淦自
肇學以來學田杳乎未聞歲萬歷癸丑明侯以進士令

峽署篆新淦時郭宏甫請以已田售爲學田侯慨然捐
俸四十鎰學博李君亦捐俸十二鎰同司訓胡君弟子
員貿易而董其成白之當道稱置田養士美政也當勒
石學官無致乾沒實計價銀五十二兩買田七十畝有
奇其官民米六碩三斗三升零三勺五抄每歲該租九
十碩稅於北坊一畝湯記所稱創之明侯襄之學博者
如此按學博凌諱烱記畧云金川之有學田舊矣臨海
王侯於戊午夏捐俸增置六十餘畝復捐入官田八十
畝有零每歲定式公費若干完糧若干給貧若干計一

歲之所入爲出總若干載之冊上士沾實惠官免嫌疑
何其善歟凌記所稱王侯之增置者又如此余惟學田
之設自明迄今二百年來中經兵燹田荒佃亡畝則無
不坍塌租穀不無變更勢所必然余司訓淦學一十九
載於學田租穀稽考甚詳循學田之名責學田之實雖
與湯凌二記不盡相符然二公作記前後亦不甚符合
原作記時安知後此之廢置與現在之情形乎惟是泯
參差昭畫一當以今日所紀爲定而無庸顧預遷就也
查學田坐落長岡壠六十五畝六分九釐三絲八忽零

蘆岡二十石零一斗觀田一十四石九斗寒水十石中
華山三十五畝七分冷水坑十九石五斗游源六石九
斗淑溪十二石三斗觀音堂乙石五斗河塘一石八斗
其畝與石命名不同而租穀照田收入又有長岡壠草
山一所五都塘頭山一所蘆岡程家排山一所塘一口
冷水坑荒地一片每歲租錢無幾錢漕編入北坊一畝
常學戶每年應完銀一十三兩四錢四分二釐逢閏應
完銀一十三兩五錢六分四釐每年應完民米一十五
石四斗四升六合六勺八抄計官米七石九斗七升七

合其所收租穀每年工費若干完糧若干賑貧若干開銷均有學冊可稽奉上行查登覆有案茲值重修邑乘因紀其實而載之以垂久遠云

據冊新編

分建臨江府學宮考棚記

國朝 邵孟遴

嘉慶五年郡伯何公名裕均慨郡學坍塌集四邑官民議建新淦分建明倫堂

崇聖祠教授官署三所十一年委孟遴及司訓賴君欽之倡都人士以勸捐之義得若干書於簿紳士鄧錫疇楊文炳陳祚墀楊國楣鄧思懿劉扶搖協力經理十二

年庀材鳩工僉舉文炳祚墀國楣三人畱宿工次督辦經年工歸實用毋少浮冒工未及半四邑又有分修考棚之議淦邑承修聖棚所需工料及應攤內外通工各欸動計需銀九百餘兩兩工林立綦難另設捐簿不獲已於前存府學修費內抽撥一分支應完工核計不足乃會商邑侯壽公星保慨予捐廉二百四十貫以足成數厥後邑庠生周秀發捐田六十一工歲可收穀五十餘担呈請變價以補分建學官公署之不足適郡伯朱公名淶倡建章山書院將周生所捐田畝送歸書院助

肄業生童膏火書院興工就便帶修學署學博張名薦
馨勒石紀其事此學宮考棚分建之由也歲丙子郡伯
朱卽以淦邑原建之明倫堂改爲講院以

崇聖祠改爲函丈另建祠於

文廟之西教授署前重建明倫堂中建文文山先生所
書明德堂堂後建學官署俱處學宮之西偏自周秀發
捐田之外費仍不敷又令淦城工局內抽分足錢一千
貫解歸郡伯轉給濟用而學宮考棚書院胥於是乎立
焉維時文宗郡伯爲文勒石然於經費始末未詳因覲

縷記之以表邑人樂輸之義首士綜理之勞云

據册新編

重修曾家陂溪橋記

國朝 程世鎮

事成一日而利及後世始於一人而功施有衆橋梁其
尤也然非仁人君子具至誠惻隱之懷肫擊於中未易
勝其任之鉅而底其績於成也余性癖好山水遊甲子
春詣孝廉陳香畹先生相與步於曾家陂時春水暴漲
湍急奔騰見有橋之高而固者長約十餘尋兩面欄杆
坦若大路然羨其安穩轉慮其迅駛風雨剝蝕胡可長
久也香畹乃矍然曰余固籌之久也出趙侯捐金募修

之引先生剏修善後之方以爲木之樹也計十年其爲物也當如之今有店業若干田業若干以一修之費積十年而無不足是可長久也此橋未修以前遭顛墜滅頂者不可勝數今無失足矣橋不廢則所全者不亦多乎余聞而深嘉之士君子讀書明道大則化行天下小則善孚鄉黨利當時澤後世沒而名稱亦足比古人立德於不朽先生掇高科後以教學啟來彥居里閭力行善事應之者如桴鼓是可知仁人君子之用心自茲以往千百年稱利濟卽千百年知有先生其造福不旣無

量哉余樂善而爲之記

新編

重修古伏魔寺碑記

國朝 王雲煥

淦水之西有古寺曰伏魔東晉時所建舊濱大河景炎間爲洪水衝塌寺僧通公擇隆山地而遷焉更其名曰新修恐後之人忘其舊名也乃顏其山門曰古伏魔寺寺之中爲大雄殿殿前古碑壁立岳武穆征虔州時駐師吟詩于此碑卽其時所書者殿之後爲寶華殿由殿角左去碧宇朱甍釋氏秘典克棟汗牛者藏經閣也復水旋折而右松篁互蔭虬枝壓簷者巢松閣也寺爲邑人

士遊覽之所余時亦一登臨惜歷年久棟折榱崩斷椽
零落神像佛座漂搖於風雨武穆遺碑亦卧於苔蘚蔓
草中寺之樂林斫伐殆盡尙禮周先生見之欲加修葺
謀諸寺僧鏡先經營是任迺於乾隆丙子建毘盧殿以
衛其後甲申新藏經閣以護其左丙申重修大雄殿裝
塑古佛金身豎鄂王碑碣又砌圍牆數十丈以環其竹
木視始遷時不獨免洪水之患而隆山福地煥然改觀
矣夫人之廣種福田者立廟塑神不過費數百金而已
先生於伏魔寺計費不下數千金佛語所謂以恆河沙

數佈施其福德無量殆庶幾與工竣適余解組歸道經
河埠先生邀余復遊其地觀其藍若鼎新而喜其樂善
好施不惜多金爲優婆塞勸懼其功德泯沒無以示將
來謹敘次下方納諸寺門爲記 據呈册新編

重修城頭文塔記

國朝 趙增

距淦城西北五里有半截塔塔墪據山臨水砥柱中流爲
一邑形勢所關詢之父老不審頽壞於何年地險費繁
增惆悵久之思商其可致力觀察劉幹齋先生邑君子
也以耆年主學濂溪書院嘉慶丁巳解館來謁 增問以

邑之風土人情曰敝邑之千古若也形家者言自塔坵
塌以來科名漸替天下事有廢有興固各有數若如意
修飾豈有不舉者增曰此守土之責也當節俸以倡之
適郡伯邱公蒞淦樂成其美邑人士感兩公之誠遂各
捐輸有差鳩工興作撤而新焉越五年庚申而塔巍然
峙立於河濱主之者倡於前輔之者成於後自觀察公
而下陳公曰芳張君增齡李君學瀾周君毓珀鄧君錫
疇楊君治鄧君明始之終之任勞不倦往來勦督難更
僕數而按日程功冒寒暑忘饑渴心籌目視則楊君治

之力尤多塔成

增

不避固陋爰命工勒石記之以示來

茲據縣冊新編

嘉慶癸酉重修學宮記

國朝 霍樹清

文莫大於六經道莫尊於

孔子我

國家表彰之隆祀典彌篤矣淦邑學宮遷建不一最後立
於城垣適中之地在練忠貞祠左乾隆三十六年前任
王公昂常公維炳相承修葺爾時以

大成殿量移左數武奠

位宅中殿西建明倫堂堂後教諭署東偏訓導署

殿仍南向前墜石坊正面秀峯因山作案桂湖環之閱三十年爲嘉慶癸酉歲久漸圯壽公星保捐廉三百城鄉士庶効義輸將學宮之役兼修金川書院適奉部文列文昌神於祀典修

文昌閣又協修閩郡章山書院事屬紛岐費歸一局署縣何公炳董公瀾曹公人傑歷經紀之遷明倫堂於訓導署前遷

文昌宮於明倫堂左學宮門外添建大成坊東西爲義路

禮門觀瞻倍肅嘉慶戊寅來宰茲土己卯仲冬恭逢我

皇上六旬萬壽樹清虔率僚佐偕士民臚歡祝

嘏於

文昌宮誦經行禮慶

聖天子億萬年無疆之

福禮成紳士以

文廟及各公舉次第告竣須勒石以垂永久請爲之記余喜諸宮室巍煥一新因嘉淦人士勇於義則嗣是文物之興必拭目可觀矣撮其概而爲之記

揭縣冊新編

原辦首士鄧錫疇張增齡董正張拔元楊文炳周廷諤
 干學桂王之偉鄧臨陽孫典貽張銘鄧思賢鄧嘉相段
 聯珠劉扶搖鄒學正以上不獨職司勸捐且不動支膏火俱自備資斧連年趨工董理
 姚象謙謝飛熊姚師僑劉元勳李學敬陳作芸鄒名盛
 陳曰芳宋可大沈可法廖其芹李鴻儒楊勳裴德治聶
 植廊聶植綱聶植斗劉廷棟洪績李嘉棟劉翀鄒盛輝
 陳善謝昇平楊謙曹之輝王忬周世冕周有芳黃成觀
 曾逢時楊國棟劉佳琦聶啟縉聶竹青陳權鄭青友劉
 亮袁如煥黃鍾莘廖奏韶聶植本張增紀朱微瑞勸捐首士

新建考棚記

道光三年

國朝

宋 庚

天下事所當為情所欲為而終於不為者畏難之念沮
 之也畏難故苟安日復一日是用不潰於成慨已余攝
 湖口篆縣試無試院先一日士子携坐具之公廨廨不
 能容又携之學署之城隍祠日暮負而趨風雨尤憊噫
 何不創建試院而僕僕乃爾或曰費難故屢議屢輟也
 時劇金修邑志余謂盍增諸計石糧得四百錢可以畢
 事或懼干科歛之禁余曰公事也何畏卒下其議輸者
 膚至鳩工庀材不日告成焉越七年任新淦淦之無試

院也如湖口士之負坐具往復也如湖口而其時大憲
檄修郡邑志又如湖口事之適相似也有是哉乃以行
之湖口者告新淦紳士皆欣欣色喜擇地於金川書院
之東長十有八丈廣四丈有三爲棚五前楹後室有廳
有房有衙有籓有庖廡廓如翼如視湖口加宏敞焉盖
彼乃依山爲城基稍隘此人力易施故也經始於癸未
八月半載工竣約費三千緡而數百年不果爲之事羣
額手賀廣厦云夫淦之議建試院不自今始何以因循
至今今爲之而易且速何以至於斯事之沮於畏難而
成於果決也類如是夫董其役者即癸未修志諸君名
列首卷不贅因顏其堂曰正誼而序之

修小石橋碑記

國朝 董逢昌

凡事有難緩而功在所必全兩相值又兩相迫心乎善
者所爲起而任其難也南門外約百餘步許有通遠橋
與惠政橋近其工石差減於惠政故俗呼小石橋鄉城
之貿易郵傳之往來悉匯於此橋之東谿壑迤衍橋之
西大江綿亘乃利於過客而又病於波臣也乾隆四十
八年首春多雨連旬弗休江濤內衝溪流外決雁齒朱

欄交沒於洪流巨浸南郊諸君子病之募金倡修事竣
欲勒石以誌歲月而經費不克雅相商確議存餘以俟
生息作補綴計遲之十四年同心綜理稍能展布橋面
加添灰石橋道平其欹傾可謂維懷永圖有初有終者
矣興工於嘉慶元年二月成工於仲夏五月橋墩下脚
東角與西方三隅其土赤色堅緻南向會真堂插松椿
松板約長數尺其深陷無底并記以告後人

據呈冊新編

補遺記

玉笥大秀宮碑記

蕭梁

杜曇永

原夫大道句先天一氣句太極元精句冥冥象帝之家

莫知其始赫赫元珠之內罔究其終出造化之牢籠希
夷養素運陰陽之不測自在靈長曠廓兮視之不見溟
滓兮大音希聲浩劫難窮于大易元功不宰乎強名鼓
橐籥而萬聖降生泮元黃而二儀並立五才以敘七曜
爰光融爲江河結爲堆阜填坤紐以嶽瀆紀乾綱以星
辰洞分三十六天福載七十二地由是設長生之教開

衆妙之門金闕玉樓邈爾蓬萊方丈瓊臺瑤室煥然赤水崑邱函關啟而紫氣翔素車見而青牛至谷神不死祕玉籙之靈文元牝長存留丹砂之要訣知之可以修煉得之可以全真餌金石而白日飛煉冰雪而後天老
是故馮夷得之以處大川肩吾得之以居泰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深宮迴出域中之大高爲物外之真則聖道彝倫羣生動植象數開圖於聖代帝王行道以無爲碧落峯頭星壇峻極白雲崖畔靈觀崇霄霓旌行道以延禧金簡朝元而祝帝盡造沖虛之會

克隆上士之虛無得而踰可大可久玉笥山上清宮者按白龜福庭等經及本山實錄係第十七洞天號大秀法樂之天司命真君注生之府昔夏禹受太上治水眞文于洞天至漢武皇帝駐驂建壇受上清籙賜額曰上清之宮洞處玉笥山心地照三陽山形八卦林森異木谷秀靈芝左眺羣玉奇峯嵐褰翠幕右挹覆箱峻嶺霞織冰崖南太白以懸旌北送仙而峭玉花明二月香籠錦繡之春雪滿三冬風撼瓊瑤之珮雲開世界挂日月于中天地控杳冥通神仙於九嶽夜何其而生紫氣樵

野逕而深隱倫迴環三十六高標層螺聳黛曲折二十
四幽澗揚羽飛商紫陽君修煉石臺赤松子鳴琴鶴陽
龍池照鑑九真人參養靈蹤金井澄星漢武帝醴泉香
潔苔封蔓沒松偃檜凋丹竈鎖紅霞醮壇流夜月曇永
自天監中甲子歲攜門人司門員外郎錢文詠初駐於
清虛道觀於是捫蘿入谷拂翠登峯重啟洞宮念茲仙
跡乃命同志黃門侍郎蕭子雲共施一百萬錢經之營
之選材徵匠其締構也內營司命之宮中儼上清之殿
亭臺星列廊廡翼張間以金碧飭以銀黃周穆瓊池紫
戶朝元之閣華胥異域清風白雲之堂窈窕下闕于平
野觚稜上拂乎熒煌日射而煙霞競彩春融而蘭蕙爭
香真神仙之廡寓宜上士以棲翔境眺清虛髣髴玉京
之地洞分大秀依稀何有之鄉碧桃兮花逕地久兮天
長銘曰至道元邁常居杳冥包括混沌囊隱象形俄生
一氣爰分萬靈融江結阜天清地寧浩浩無際綿綿長
存尊乎守一貴乎抱元懸珠照海誰分象言虛皇祕訣
元牝之門法樂洞天司命憲府典注生籍爲萬靈所上
帝福庭邦家仙圃資國利民久隳祠宇亦旣締構儵若

化城芝樓蘭殿綺棟繡楹虹梁亘土碧砌鋪瓊仙茸日
照高檻霞明福我皇祈道德咸平洞天不夜琪樹春穠
長煙靜外引素遙空真人龍池湛湛溶溶九霞丹井寒
浸星宮漢皇禹帝黃元赤松萬有千古勒銘勝蹤

玉笥志

孝通廟

元揭傒斯

臨江新淦之上游有鎮曰峽江鎮有龍母祠曰孝通之
廟古祠在今德慶之悅城鎮峽江受吉贛南安諸水又
豪商大賈之所會兩山如束水勢湍悍歲數壞舟楫必
有嘗受神賜於嶺海之間而分祠於此以厭水患然不

可攷矣凡舟楫上下水旱疾疫必禱焉至大二年鎮民
唐文壽既倡義以敞其樓延祐改元王友忠復新其殿
至元二年丙子之夏余扈從上都廬陵龍立忠始介臨
江孔思濟及其郡人李源請志麗牲之石夫作于始封
之廟則有唐宋之碑今作于分祠必槩見神之始末俾
乞靈者知所本也按唐李景休趙令則碑神爲秦溫氏
之媪漁于程溪得巨卵藏于家生七龍五雄二雌併而
象之鱗角既具乃放之江媪日候江次龍輒薦嘉魚于
媪若致養焉者始皇帝聞之召媪媪行中流龍挾舟而

還媪死鄉人葬之程之左溼絳水之濱後有衰麻而杖
哭諸墓且惡其迫湖汝也一夕大雷電遷之高岡鄉人
祠之始此自唐天祐厯宋由永安郡夫人五命爲崇靈
濟福妃五龍子皆爵徹侯二龍女皆夫人額由永濟改
曰孝通大觀二年所賜也夫物于天地莫神于龍有功
于天地莫大于龍故其德配乾爲鱗蟲之長出入變化
不可測度媪非產龍徒以參育之恩生則薦鱗食以養
之死則爲衰麻以喪之遷宅兆以寧之學士大夫之子
孫猶有不能而龍能之則知忠孝之大節又莫過于龍

也龍之德其至矣乎夫龍潛于深淵之中待時而動所
以感雷電降雨澤鼓濤浪摧崖裂石皆龍之能事也而
謂善覆舟溺人非龍之心也有違孝悖忠賊仁害義自
絕于天者適與之遭耳宋之時吾里有孫先生伯溫者
攝象州守部饑襄淮渡巢湖大風濤幾覆舟先生朝服
拜于舟龍君出答拜水上風立止龍之佑助善人如此
苟爲善龍有弗佑之者乎由是觀之人之遇覆溺者非
龍也人也福善禍淫天之道求福不同人之道天人之
際龍知之矣媪以慈致龍之孝廟食千五百餘載龍其

